



## 远祭

□四月

从朋友信中得知你车祸失事，眼前顿时一片茫然。黄昏独自静坐，看晚风中新绿摇曳，隔世的伤感如夜色弥散，浸渍我心。

你不是我的至亲好友，你是我中学闺蜜的嫂子。那时，我和你小姑子要好得亲如姐妹，跟你却一直不熟。你初进她家时，我只听说她帅气的二哥对你很痴迷。你出嫁那天，我是去帮忙打杂的。至今还记得，婚礼上那个从前曾经追求过你的青年，不知哪儿弄来支破猎枪，制造出惊动四邻的闹剧。但你并不像连队那些人叽叽咕咕的那样，婚后的日子里你为人妻为人母，像许多平凡的农场姑娘一样生活着。

你少时家境贫困，可一直要强，尤爱歌舞，学生时代从来都是文艺汇演的主角。可你不想一辈子只是做个代课老师。那年师范学校首次扩招委培生，你报了名，然后将年幼的孩子托给婆婆，离家去城里进修音乐舞蹈——你终于走进了梦想已久的天地。你清亮的歌喉，婀娜的舞姿，让许多人羡慕不已。

那个暑假，我们团中学为参加垦区文艺调演，请你回来做创编。毕竟是假期，你不想劳烦婆婆，于是，大热天带着还不懂事的娇娇和苗苗，领着十几个小学生挥汗如雨。那时我才做了妈妈，抱孩子出去散步，时不时地和别人一起去看你们排演。你果然不负众望，拿了表演一等奖回来。

听外地工作的闺蜜时常提及你，说你的忙碌和疲惫，里里外外各种家事与公事，但你还是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全部课程。然后，你我成了同事。

你的美丽，总让人不能不注意你。我所在的语文教研组办公室在一楼，上下班时经常看见你的身影，出现在炫目的晨光和朦胧的夕照中。看见我，你莞尔间不易觉察地点点头，隔着距离却又让人感到那么一种温柔，我也不由

得从心底向你微微一笑。

新教学楼落成不久，就快到两年一届的夏季运动会时间。校长说开幕式会有不少贵宾前来观礼，团体操是重头戏，就由你来创编排演。这样，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，满世界都是你在麦克风里响亮的声音。

大西北向晚的太阳依然滚热，操场上你领着一大群孩子，嘴不停手不停脚不停，几天下来，声嘶力竭花容憔悴……开幕式上，掌声喝彩声响成一片，没人相信这是不到千人的农场中学的作品。你再次被众人包围，有消息说你要调进城里的重点高中了。可过了好一阵，不知为什么你还在这栋教学楼里进进出出。

我时常听见你下班以后弹琴练声：“黄水滔滔向东流，一去不回头……”哦，是我喜欢的《黄水谣》啊，那么婉转又悲情的咏叹，灿烂华美的音符，在你指尖下流淌。你唱着《我爱你中国》，珠圆玉润的歌喉和着美妙的琴声，飞出夕阳下人影渐去的楼道，飘过操场四周新叶初展的白杨林，消失在温暖渺远的风中。

你从春夏唱到秋冬，又唱到夏天。回家时，我会在楼下站一会，只为了听你唱完某句歌词。我就这么远远望着你，直到我由西北举家迁来西南，终是不能完全忘记你。听闺蜜说你后来调离了团中学，去了更广阔的空间施展才华。在我对故乡的回望中，时不时有你的消息传来。你在我们的信笺上轻歌曼舞，时隐时现。

但终究，我们没有成为亲密的朋友。我和你，只有相逢一笑的缘分。

现在，你永远走出了我的视线，带走了你美丽热烈的生命光华。在你翩跹而去时，你轻声吟唱的，是哪支曲子？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影子

□刘友才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每逢清明节，我都会情不自禁想起我奶奶。奶奶已离开我们多年，可她那和蔼的笑容，却总浮现眼前，挥之不去，仿佛春天里最温暖的阳光。

奶奶生了五个儿女，父亲是长子，我是长孙。母亲常说，我是奶奶背大的。那时，母亲每天要出工挣工分，奶奶便用一个背篋背着我推磨、洗衣、煮饭，我常趴在奶奶背上就睡着了。奶奶说我小时候乖得很，不哭不闹。说这话时，她脸上总是堆满了微笑。

童年时的我有点淘气。有一回我打破了一个碗，父亲气得要打我，奶奶一把将我拉到身后，张开双臂拦着：“打娃儿做啥子嘛，又不是故意的！”奶奶护着我的样子，像燕子护着小鸟一样。

奶奶胸前总爱系一条蓝布围腰，洗得发白，还缝有补丁，但她舍不得扔。她常说：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那时家里穷，小时候过生日，奶奶从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腰兜里掏出两个热乎乎的鸡蛋，悄悄塞到我手里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对一个农村娃来说，能吃上两个煮鸡蛋，那是很奢侈的事。从奶奶手里接过鸡蛋，蛋壳还没剥完我便塞进嘴里。奶奶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一边拍着我的后背一边说：“慢点吃，别哽着。”长大后，我过生日，奶奶依然要给我煮两个鸡蛋。有一次，奶奶把我拉到灶房，塞给我两个滚烫的鸡蛋，我让奶奶吃，奶奶说：“我吃过啦，你吃吧。”说着转身走了。望着奶奶的背影，一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我知道，一向节俭的奶奶，哪里舍得吃金贵的鸡蛋啊。

奶奶这辈子，最见不得糟蹋粮食。一次，我看见邻居肖婆婆来借米，奶奶二话不说，把家中仅有的几斤米舀给邻居，自家晚饭就煮了一锅红苕。奶奶说：“人家揭不开锅了，能帮就帮一点吧。”

奶奶八十岁那年，父辈们商量着要给她办酒席，好好热闹热闹。奶奶摆摆手，死活不答应：“办啥子酒席嘛，浪费钱，一家人坐拢来吃顿饭就是了。”

我在城里买了新房，头一件事就是接奶奶来住，带奶奶去商场买衣服。她看一件问一件，摇头说：“太贵了，不要。”我哄她还要打折的，硬是拽着奶奶买了一套她一辈子都舍不得买的衣服。那套衣服，奶奶也一直舍不得穿。

奶奶走那天，我赶回去时，她已说不出话了。奶奶看着我，像有很多话要说，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奶奶躺在我的胳膊上，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

奶奶走了，可她的影子还在，脑海中又浮现出疼我爱我的奶奶。

奶奶，我想您了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## 春风中的那朵桃花

□杨小霜

曾祖母跟着小爷爷生活，在乡上和镇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时候给我的感觉，就是我在哪里上学，曾祖母便会在哪里生活。直到我上了大学，小爷爷才带着曾祖母去了城里生活。后来虽往来少了，但心里一直记挂着她。

我上小学时，曾祖母跟随小爷爷住在乡里的街上，每逢赶集她都会给我买许多好吃的东西，比如米豆腐、油粑粑、白糕等。每到放学时，曾祖母总会站在大门口等我，然后塞给我各种各样的零食。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末，她都会给我吃桃花白糕。桃花白糕在街上买不到，是曾祖母采集桃花瓣来自己做的，白糕里夹着淡淡的桃花味，好吃又好闻。但我小学还没毕业，曾祖母就跟小爷爷去镇上。此后每年春初时，我就总盼望着桃树能早点开花。

家乡的气温低，纵然已到四月，桃树上那些大小不一的花苞，似乎也没有绽放的意思，只有少许几朵半开半闭着，若想吃桃花白糕，还得再等上一些时日。在我的念叨下，母亲有时也会给我做桃花白糕，但味道没有曾祖母做的好。后来，我再也没有吃到过曾祖母做的桃花白糕，却始终无法忘记那种独特的味道。

冬季的家乡时常会下几场雪，那时母亲总会打来电话，说一些曾祖母的信息，大概是希望曾祖母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季，一旦天气暖和了，说不定情况就会好起来的。我那段期间也常打电话回去，碰上曾祖母身体较好的时候，也会同她说上几句话，聊一些以前我上学的旧事：比如她腿脚不便，却常常拄着拐杖来学校给我送吃食；比如想起后山那些桃树，就会想起她做的桃花白糕，等等。每每说到这里，曾祖母就

会笑着说我是只馋猫，还会问是不是又想吃桃花糕了，想吃的話今年得自己回来摘桃花……冬天过去得很快，母亲说曾祖母的情况还算稳定，我便松了一口气。

春末的一天夜里，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曾祖母去世了。还未挂掉手中的电话，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滚了下来。没带任何行李，我连夜往老家赶。

到老家的火车站时天已亮了，到家还要走一段山路。路上看到许多桃树，那是曾祖母最喜欢的树，她总说桃树一身都是宝，花瓣可做桃花糕和桃花茶，果实可做成蜜饯、罐头，多吃桃子能缓解喉咙疼和口干舌燥的毛病。桃树已打好了花苞，可曾祖母却再也等不到桃花的绽放了。

曾祖母长眠在山野之后，我独自一人来到后山。猛然抬头时，看到桃花都已开了。花儿们开得争先恐后，在这方灰暗的天空下，这些盛开的桃花成了唯一的暖色调。我第一次在如此温暖的色调中，却隐隐感觉到一丝丝的疼痛。风往山谷方向吹，曾祖母却再也闻不到这桃花散发出来的香味了。

姑姑说，再过两个月曾祖母就90岁了。她熬过了寒风凛冽的冬天，却没能能在百花齐放的春天里坚持住。曾祖母走了，在桃花即将盛开的春风中安详地走了，而我却再也吃不到曾祖母做的桃花白糕了。

人之所以有故土情结，是因为那里有最深情的人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故乡山野里的坟冢也慢慢多了起来，而故乡的桃花却一年比一年开得更艳丽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仍旧无法直视春风中盛开的任何一朵桃花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## 在异乡(外一首)

□殷贤华

我想还原为一塘春水  
在村口蜷卧，收容云影的倦意  
灌溉时微笑，决不随波流浪——  
让月光在涟漪里生根

我想还原为一园野菊  
在村头抱紧最后的风霜  
不谈凋零，若累了便躺下  
翻身时，大地浸透泥香

在异乡，我最想还原为一行柳树  
青翠欲滴的脉络蓄满露与泪  
垂落绿线，缝补亲人眺望的山岗  
蜿蜒成他们眼底的归途

## 窗前明月光

城里的窗，困着辗转的笔锋  
乡下的窗，漏过半缕稻香

两扇窗同时仰望——  
风未起时，母亲的叹息已漫过重楼  
雨未落时，儿子的泪早浸透纸背

这圆圆的月光是最清澈的镜面  
不用解锁屏幕，不必等待信号  
我们拆散十五的圆  
一半照亮针线，一半喂养诗行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 无雨清明

□陈本布衣

此地无雨，雨在别处  
忙着连线天地  
路边柳条新着了淡彩  
宜于用来招魂，魂兮魂兮  
生者不能为你们假以天日  
唯有供奉一片虚拟心意

更多时候，我们被琐事鞭抽  
如陀螺，在人间行走  
无暇念及移居九泉下的先人  
就像新芽忙着吐绿  
顾不上想起，那些住进泥土  
却滋养着它们的枯叶

清明又到，无以为报  
且借桐花千陌钱  
漫山飘落寄怀念  
今虽无雨  
而我们的心灵深处  
却留下了密密匝匝的湿迹  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会员)

## 斗笠

□王世清

小时候，买不起雨伞  
母亲用竹篾和箬叶做成斗笠  
戴在我头上

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带在身边  
风来了，用来遮风  
雨来了，用来挡雨

如今，我被母亲遗弃人间  
唯有那顶又老又黑的斗笠  
仍旧在阳光里闪烁微光  
(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作协会员)